

君生我未生·我生君已老

THE  
MIRROR

破军 | 沧月  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君生我未生·我生君已老

THE  
MIRROR

# 镜

破军 | 沧月 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破军 / 沧月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
2016.5

( 镜 )

ISBN 978-7-5502-7637-6

I. ①破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3135号

---

镜·破军

作者：沧月

责任编辑：刘京华 夏应鹏

选题策划：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：周汝琦 曾文静

封面设计：80零·小贾

版式设计：黄巧玲

责任校对：绳刚 张新元 曹振民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21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8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7637-6

定价：39.8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

Contents  
目录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134 | 112 | 086 | 064 | 041 | 020 | 001 |
| 第七章 | 第六章 | 第五章 | 第四章 | 第三章 | 第二章 | 第一章 |
| 背叛  | 湮灭  | 落日  | 踏歌  | 师徒  | 古墓  | 旅人  |

Contents

目录

226

第三章

人间别久不成悲

217

第二章

疏影

208

第一章

暗香

东风破

195

第十章

归来

171

第九章

复生

153

第八章

屠城

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233

### 第四章

夜开

239

### 第五章

扬州十年一梦

246

### 第六章

还记章台走马

250

### 第七章

一夕玉壶冰裂

256

### 第八章

心事已成非

263

### 第九章

淮南皓月冷千山

273

### 第十章

冥冥归去无人管



# 第一章

## 旅人

星辰散布在漆黑的天宇上，宛如一双双冷锐的眼睛俯视着沉睡中的云荒大地。

沧流历九十一年五月十四的夜，浓如泼墨。然浓墨底下却隐隐流动着云荒特有的暗彩：苍黄砾白，间或夹杂着星星点点的惨绿，是北方尽头的颜色；青翠斑斓，是南方的大泽水田、交织的河流水网；而四围山峦簇拥，西方的空寂之山、东方的天阙和慕士塔格，以及北方云雾缭绕的九嶷，簇拥着大陆正中的湖泊，在月下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——宛如大地上陡然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冷冷地和苍穹之眼对视。

湖的中心一座城池巍然耸立，白色巨塔高耸入云。

伽蓝白塔都无法到达的九天之上，神鸟的双翅如同云般铺开，云上三位女仙守望着这片沉睡中的大地，用三双静谧的眼睛，默默看着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旅人风雨兼程。

荒漠的夜风是冷酷的，宛如带着倒刺的鞭子抽打在身上。即使落地的时候已经换上了本地牧民穿的从头遮到脚的长袍，依然能感觉到夜风裂体。但冒着风沙寒气赶路的人依旧把身体挺得笔直，大步往前走去——毕竟是演武堂最优秀的战士，深陷到小腿的沙子似乎不能对他造成丝毫影响，烈日下长时间的行



走也没有耗尽他的体力。

可他身后跟着的那人显然已经筋疲力尽，脚步踉跄。然而尽管劳累不堪，面纱后的碧色眼睛仍是毫无表情的，没有疲倦也没有不满，只是漠然地用尽全力跟在先前那个人后头。

沙砾和带刺灌木在月下发出金属般的冷光，连绵无尽。随着狂风的吹拂，那些沙丘宛如长了脚一般，以人眼看不出的速度缓缓移动，俄顷周围的地形便完全变化——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当先那人停住了脚步，默默注视着那些沙丘移动的速度，抬头看着星斗判断着目前的方位，仿佛终于确认了什么，长长吐了口气，回过身来吩咐：“湘，就在这里生火吃饭吧！”

这里，就是迦楼罗试飞失败后坠地的所在。

来到这片博古尔沙漠已经三天了，他按照巫彭元帅出发前给他的资料判断方位，毫不停歇地连日跋涉，穿过了几百里的黄沙，终于来到了当日迦楼罗试飞失败后坠毁的区域。

然而，从眼前这样的情形来看，要找到那架坠落的机械并不容易——那样大的风沙和不停移动的沙丘，大约早就将迦楼罗埋入了茫茫大漠。如果不找一个当地的牧民当向导，他这个帝都过来的人要从瀚海中将迦楼罗找回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一路默不作声跟着他的少女听到了命令，立刻默默解下背上的行囊，拿出一张薄毯子铺开，将干粮和水壶放在上面。然后转身，去割取地上丛生着的红棘——这是北方砂之国里最多见的一种旱地植物，深达三丈的根系汲取着水分，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，只长着红棕色的长刺，零星散布在沙砾中。

少女抱着一捆红棘回来，将那些干燥的植物搭成一个堆堞，然后用火石点起了火。一切做得非常麻利——这个叫作“湘”的鲛人是征天军团中最优秀的傀儡之一，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，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很好地服务于主人。

薄铁罐里煮着干硬的饼，湘小心地慢慢倾斜水壶，一边用筷子将那一角饼戳软，以求不浪费一滴水。一遇到水，那片薄饼迅速地松散开来，在火的热力下居然腾腾翻涌，很快变成满满一罐的白色泡沫。那是沧流帝国为远征战士配备的干粮，由巫咸长老配制，据称薄薄一片便能抵上一整天的饥饿。

“吃吧。”云焕在毯子上盘膝坐下，扯下面罩，招呼湘过来用餐。然而



看到对方双手上已经布满了开裂的血痕，沧流帝国的少将眉头微微一皱——果然，出身海上的鲛人是不适合在这样干燥的沙漠里久待的吧。跋涉了三日，湘的身体恐怕已经吃不消了。

“把这个涂上。”湘正在进食，忽然有个东西落到了她的衣襟上，耳边听到了云焕的吩咐。他扔过来的是一个闭合的海贝，内部填满了油脂——那是军团里专门对付肌肤开裂的药物。

傀儡极度服从地拿起了海贝，用手指挖了一片膏，涂在自己双手和双足上。行走了三日，身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，涂完了双臂，没有神志的鲛人傀儡也不管身边有别人，面无表情地将身上的袍子褪下，继续往身上一处处抹上油膏。

夜色下，荒漠的风呼啸而过。蓝色的长发随风扬起，蓝发下的身体却是白皙如玉，婀娜曼妙，在苍莽空旷的瀚海里散发出妖异的魅力——就如同一尾被抛入沙地的美人鱼。

云焕正在吃着一天唯一的一顿饭，瞳孔却是收缩了一下，也有些微诧异的表情。

虽然在演武堂里接受训练时，也和不同的鲛人傀儡搭档过，但毕竟都是短时间的接触，对这个族群并未有深入的了解——而正式加入征天军团后，他又选择了潇作为搭档。由于巫彭大人的破例宽容，他拥有军团中唯一有自主意识的鲛人。所以，他从不曾了解真正的傀儡是什么样子。

眼前这个傀儡面无表情地在主人面前脱下衣衫，按照他的吩咐将药膏涂上每一寸肌肤，毫不犹豫、毫无羞耻——被傀儡虫控制的鲛人，被抑制住了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眼里除了主人便没有其他，来自主人的任何命令都将被毫不犹豫地服从：不会有反抗，不会有犹豫，甚至不会有自我意识。

那样的鲛人傀儡是战斗中珍贵的武器，能够操纵庞大的机械、配合军团战士作战。而在战斗之外，这些被夺去了生育功能的美丽鲛人，则是将士享乐的工具。

虽然帝国军中有严厉戒律约束将士各项操行，但却默认了这种行为——毕竟在出征时，军队里不可能有女人随行，而鲛人傀儡的存在正好能弥补这个空缺。即使一向治军严厉的巫彭元帅也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“毕竟都是年轻小伙子嘛，”在其他长老提出异议的时候，巫彭元帅只是满不在乎地回答，



“而且那些傀儡也不会生孩子。”

飞廉那家伙是湘的前任主人吧？是不是和这个傀儡也上过床，所以才这般紧张——在他带着湘前往砂之国执行任务时，飞廉还巴巴儿地跑上来叮嘱，要他照顾好这个鲛人傀儡，还送上了这个防止肌肤开裂的油膏。

少将嘴角忽然流露出一丝冷笑，看着月光下遍体如玉的鲛人傀儡，摇了摇头，却只是俯过身，挖了一片药膏，涂抹在湘无法触摸到的后背上。鲛人的体温是很低的，摸上去也如同一块玉石。

那样冰冷没有温度的躯体……抱在怀里，会让人觉得舒服吗？一个美丽的空壳，没有意识、苍白漠然的表情——和这样的傀儡上床？飞廉那家伙，什么时候变得和那群军官一样令人恶心了……难为在演武堂的时候，自己还曾和他齐名，并称双璧。

云焕眼里陡然有种嫌恶的神色，将袍子扔到湘身上：“穿上，吃饭。”

鲛人傀儡欠了欠身，同样毫无表情地捡起袍子穿了上去，服从地移到火堆边开始吃饭。在套上面罩的一刹那，深碧色的眼睛里陡然有一掠而过的神色变化。然而等衣衫穿好，便重新恢复到了一贯的面如死水。

临睡前，云焕按惯例开始检视随身携带的武器，然后将箭囊垫在头下，开始休息——半空的箭囊能放大地面传来的声音，如果半夜有人马接近，他便能迅速觉察。

这里以前是霍图部的地方，也算是水草丰美……可惜五十年前巫彭大人平叛后就空无人烟了。明日该去附近找找有没有游民，或者找个绿洲——不然带着的干粮和饮水很快就要耗尽。可是，在这三日的行走中，根本没看到有人影出现。如果要再往西走，到达镇野军团驻扎的地方，即使有赤驼，大约还需要两日一夜的行程。

是不是应该先去空寂之山，找到师父再说呢？或许师父能给自己一些指点和意见——她是自己在此处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吧……而且空寂之山下，还有帝国军队驻守，他持有巫彭大人的令符，可以调动一些人手协助——只是，寻找迦楼罗的行动是极保密的，只怕也不能让当地驻军知晓。

云焕和夜空默默对视，剑眉微微蹙起，心神忽然间变得一片空旷。

这样荒漠中的天人合一，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曾有过无数次吧？那时候他也



曾居住在这片荒漠之上……那样遥远的过去。

云家虽然是冰族，却一直不能居住在帝都，被放逐在外。究其原因，据说在开国初期，祖上曾有人和空桑遗民通婚——这违反了帝国不许和外族联姻的禁令，从此云家被族人视为异类，逐出帝都伽蓝，流放属国，几十年来颠沛流离。

童年时期，他曾随着家里人迁徙过大半个云荒，总是生活在不停的变动中，刚刚熟悉、习惯的东西经常一夕间就会离他远去。那样动荡不安的生活，养成了他从小就对一切漠然的习惯——从童年时开始，他就再也不对周身任何事物投入感情，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终究不能长久。

十三岁那年他在砂之国遇上师父，身为空桑遗民的师父却居然收了这个冰族的少年为弟子。拜师、学剑，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。然后，他就随着家人迁回了帝都伽蓝城——可那一段岁月，却已经是他少年时最平静温暖的记忆。

“记住，剑圣之剑，只为天下人而拔。如非必要，不要回来见我。”

离开的时候，师父将那把光剑递给他，冷冷吩咐，语声一反往日的温柔。他沉默地领命，接过剑，头也不回地离开——师父的一切吩咐，他从不曾违反过一句。

他随着家人离开了砂之国，回到帝都伽蓝——那是冰族聚居的城市。虽然被安排在最下等冰族居住的外城里，可是家人都欢天喜地，有种流放遇赦、终于归家的喜悦。毕竟，在属地上，冰族虽然有诸多特权，可那些被征服的领地上的贱民们的眼光却让人如芒在背。

只有他郁郁不乐。感觉多年来时刻都在变化的环境忽然间凝固了，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仿佛一个牢笼，将少年困住，动弹不能。这个门第森严、充满了秩序和力量等级划分的帝都，令他觉得窒息。

然而，自幼孤僻的他，即便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，也不曾被任何人注意。

他在窒息中学会了挣扎，然后，逐步长大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在不断地战斗，往上攀登，获取更大的力量和地位，以求……以求什么呢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不屑于和那些征天军团的战士们混在一起，他觉得那些只会相互比哪个的傀儡更美丽、哪个又在战斗中斩杀了多少头颅的同僚们毫无主见，就如同地上凭着本性蠕动的爬虫，令疾步前进的人恨不得一脚踩死。



在帝都，能力出众的少将是如此冷漠桀骜、眼高于顶，让军中所有人都看他 不顺眼。当然，作为云家唯一的男子，他那炙手可热的家世也让别人不敢轻易靠近。在整个征天军团里，虽然每日都被无数下属包围着，其实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同伴。

沧流帝国少将枕着箭囊，脑子里却是翻腾着各种筹划，辗转难眠，想着想着，脱口道：“潇，你说我们是该直接去空寂之山，还是先在这附近继续找？”

然而，只有呼啸的风声回答他。

这句下意识的问话一出口，云焕也是不自禁地愣了一下，尴尬的神色浮现在他脸上——居然忘了吗？潇是他原先的傀儡，可在一个月前的遭遇战里，已经被他当作挡箭牌，遗弃在了桃源郡……她，她现在，又怎么样了？那个傀儡师应该已经杀了她吧？

眼前湘的脸苍白而麻木，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自顾自地往火堆里添加红棘，想让睡在毯子上的主人更加暖和一些——他知道傀儡是不能做出这样建设性的回答的，她们不能自己思考，只能听从主人已有的指令。

他如今，是没有任何同伴了。

嘴角浮起一丝苦笑，再也不去想，他转过头，睡去。

半夜里，云焕被一阵断断续续的悲泣声惊醒，宛如无数人围绕在他身侧掩面哭泣，悲痛异常。什么声音？他闪电般侧身，由卧姿站起，下意识地握紧了腰侧的光剑，肩臂蓄力，眼神亮如鹰隼。

然而，没有人——猎猎风沙吹着，月光下银白色的沙丘缓缓移动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篝火的另一边，湘已经睡着了。娇小的身子裹着斗篷，靠着火堆侧卧，深蓝色的长发在沙漠上流淌出水一般的光泽。

云焕却不敢有一丝大意，侧耳细细听着时远时近的哭泣声，感觉心头有异样的震动。

“扑啦啦”，忽然间，极远极远处，仿佛传来什么巨大东西扑扇翅膀的声音，极轻极轻，夹杂在呼啸的风沙里，若不是云焕得到剑圣门下真传，修习五蕴六识，根本无法辨出。就在听到那些声音的同时，他脸色大变，想也不想立



刻扑过去，一手扯起地上毯子一角，用力掀了过来！

沉睡的湘一下子骨碌碌滚到了沙地上，茫然惊醒。

然而不等鲛人傀儡惊觉发生了什么，云焕已经将毯子一掀一卷，兜头蒙到了燃烧的火堆上——杂着鲛丝的织物水火不入，立刻将那堆火熄灭。与此同时，沧流帝国少将点足扑过来，一把摠下傀儡的头，拉着她扑倒在沙丘背后！

那一系列动作快得宛如闪电，只是一个眨眼工夫，头顶上就响起了巨大的扑簌声。

沙风更加猛烈，隐隐仿佛有气流旋转，带起龙卷风般的沙暴——而那些由远而近的扑扇声已经近在头顶，那些哭泣般的声音也分外响亮起来，有老有少，哭腔迥异，带着说不出的诡异气氛。

傀儡不知道恐惧，主人不让她动，她便怔怔扑倒在地，看着那些黑夜中云集的大片乌云移动着通过头顶上空，湛碧色的瞳孔空洞无神。

“那么多的鸟灵……怎么忽然都云集到这里了？”云焕的手按着湘的背，直到那些哭泣的声音远去才松开手，目视着乌云远去的北方，忽然抬头看了看月色，喃喃自语，“是了，明晚又是月圆之夜——五月十五。那些鸟灵，是要前往空寂之山哭拜吧？”

他虽没有亲历百年前那一场旷世之战，却也隐约听说了当年战争的惨烈。

前朝空桑被征服的时候，除了十万帝都民众沉入无色城逃过一劫，其余千万空桑人都被屠戮一空，血流漂杵，伏尸千里。而那些生前信仰神力的空桑人死后也不肯好好安分，居然化身为鸟灵为祸云荒大地，试图动摇新帝国的统治。

沧流帝国建国之后，帝国出动军团围剿多年，终于迫使鸟灵安分了一些，达成了不袭击治下百姓的协议。而十巫也在西方空寂之山设立了祭坛，将所有战争中死去的空桑人的魂魄镇在那里，用无上的力量封印了那些恶鬼，不让他们逃逸入阳世，在山下更派驻了大量的帝国战士看守。

然而百年来，那些空寂之山上被封印的恶鬼们依旧不肯安息，夜夜在山头望着帝都伽蓝城痛哭，哭声响彻整个云荒，也引来他们的同类——每年五月十五，那些游荡在云荒大地的鸟灵就会从各个方向飞向空寂之山，云集在遍布尸体的绝顶上哭泣，表达亡国百年也不曾熄灭的悲痛和仇恨。

云焕听着那些哭声远去，吐出了一口气，从沙丘后站起，将出鞘的光剑



收起。

虽然帝国和这些魔物有互不侵扰的协议，然而身负这样重要的机密任务，他可不想节外生枝地和这些鸟灵起冲突，能避开就避开。

湘面无表情地坐了起来，看着主人，等待他的命令。

“你睡吧，不要再生火了。”云焕小憩后已经恢复了体力，淡淡吩咐鲛人傀儡。湘听到了吩咐，立刻安安静静地躺了下来，毯子已经不在原处，她就和衣睡倒在沙地上。

“傀儡就是麻烦……少吩咐一句都不行。”云焕蹙眉，俯下身去拉起了熄灭的火堆上尚存温热的毯子，微微扬手，准确地将毯子扔到了湘身上，“盖上这个。”

湘纤细的手抓住毯子，听话地紧紧裹在了身上，按照主人的吩咐转身睡去。

星光下的大漠犹如银白色的海洋，点点沙砾泛着柔光。风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充满粗粝狂放的气息——那样熟悉的空气，在十六岁离开砂之国的天极风城，回到伽蓝帝都之后，他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呼吸到。

那曾经纵鹰骑射、击剑跃马的少年意气……已经被埋葬在黄沙里了吗？

沧流帝国的少将眼里陡然有了一抹少有的激越亮色，忽然间长长吐出一口气，铮然拔剑！

月下一片冷光流出，纵横在万里瀚海之上。在空茫无边的荒漠里，只有冷月和天风相伴的夜幕下，沧流帝国新一代最优秀的青年军官击剑月下，纵横凌厉，一反在帝都时的沉默克制——只有在一如昔日的月光和荒漠下，他才能重新回到十五六岁的少年时，将所有的轻狂不羁、锋芒和自负淋漓尽致地展现。

剑圣门下的“九问”在他手中一一施展开来，剑光如闪电纵横，身形更如游龙飞翼，骖翔不定，静止万端。一口气将“九问”连绵回环练了三遍，额头沁出微微的汗，云焕才放缓了速度，剑势渐渐停滞。

问天何寿？问地何极？人生几何？生何欢，死何苦？情为何物……苍生何辜？

剑芒从光剑里吞吐而出，剑尖在空气中划出凌厉的弧度，最后唰地停下，熄灭。然而云焕微微喘息，眼神有了明暗变化：是的，有杂念——这一次，在他竭尽全力练习剑法的时候，居然压抑不住心头翻涌的杂念！



短短的一瞬间，他居然想起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……姐姐云烛，妹妹云焰，巫彭大人，这次的重任，闪念间，居然还想起了潇……甚至方才湘曼妙雪白的胴体。

那样多的杂念在瞬间不受控制地涌出，牵制住了他的剑势，光剑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禁锢，缓缓停滞。云焕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，忽然深吸一口气，勉力加快了剑势，控制着心中莫名的燥热杂念——

“唰！”光剑忽然被脱手掷入沙地，直至没柄，云焕筋疲力尽地跪倒在荒漠中，手指深深插入沙土中，痉挛着握紧，让粗粝的砂石磨着手心的肌肤。

不行……还是不行！最近心里有越来越多的杂念，这都是以往没有的。

慕湮师父曾说他资质惊人，剑术方面的天分甚至要超过她以前的两个弟子，所以才动了爱才之念，打破部族的界限收他入门。空桑剑圣一门，传承千年，还是第一次收了一个外族的弟子吧？而且，还是百年前将空桑灭亡的冰族弟子！

最初授业的三年，他的确进境一日千里，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“九问”中最高深的剑法，于是师父让他出师，然后离开了砂之国回到帝都。然而在伽蓝城里，虽然剑术上傲视同僚、冠绝三军，可无论此后下多少苦功，八年多的时间里却从未有长足进步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……决心、精力、时间，都比少年时更投入，却再也没有进步！难道，他这一生，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吗？！

被光剑掷出的声音惊醒，湘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询问地看着自己的主人。然而那样清澈懵懂的眼睛，陡然便让他回想起月下那样光洁白皙的美人鱼，心中的烦躁和阴暗进一步加深，他迅速转过头，忽然间厉斥：“闭眼！”

那样充满杀气的语调没有吓住鲛人傀儡，湘只是面无表情地乖乖闭上了眼睛。

云焕拔起光剑，横过剑，一寸寸从掌心拖过。剑芒缓缓划破他的手心，血如同红色珊瑚珠子沁了出来。剧烈的刺痛让他的气息慢慢平复，恢复了冷静。

然而，就在暗夜的静默中，他忽然听到了遥远处传来的惊叫和呼救声——夹杂在风里，除了轻得几乎听不见的翅膀扑簌声，隐约还有人畜的悲鸣和嘶喊。

有人？这附近有人？那些人，是遇到了什么袭击？

云焕的眼睛陡然雪亮，向着远方声音传来之处陡然掠出，生怕自己来不及



赶到那边——湘看到主人起身，下意识地便迅速收拾东西，想要跟上去。

“你在原地别动。”云焕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疲惫不堪的鲛人，“你跟不上我的，等我去看得明白了再回头找你——你别乱走，在原地点起火当标记。”

“是。”鲛人傀儡低下头，从命。

声音传来的地方大约在十里开外，云焕一边迎着沙风奔驰，一边不停看着星斗判断着方位。虽然一刻都没有耽搁，但赶到那里时一场厮杀已经接近尾声。

当他赶到声音传出之处时，头顶的星光忽然间全消失了，只有漆黑的云在翻涌，发出刺耳的声音——那是大群的鸟灵在此聚集，发出哭泣般的呼啸，扑簌着掠低，狠狠撕裂地上奔逃着的牧民模样的人群。

云焕愣了一下，迅速权衡是否该出手，然而就在这一刹那，其中一头巨大的鸟灵已经用长长的利爪抓起了一个少年，十指交扣，便是要把手中血肉撕裂。

“阿都！”人群中忽然有个女声叫了起来，一支金色的小箭呼啸而出，猛地钉在了鸟灵的利爪关节上，准而劲，一下子对穿而过。受伤的鸟灵发出惊天动地的嘶叫，黑色的血淅沥而下，爪子一松，那个少年从半空滚落在沙地上。周围巨大的黑影一下子向着人群中那个发箭的红衫女郎围了过去。

阿都？短短两个音节风般呼啸而过，然而远处观望的云焕却陡然一震，抬起头来，依稀看见了乌云簇拥中那一袭猎猎如火的红衫。

无数利爪如长矛般抓过来，在冷月下闪着金属的冷光。黑翼的鸟灵双翅之间有着人类的脸，随着情绪不同，变幻出各种不同的面貌，然而个个眼里带着嗜血的神色，发出类似哭泣的笑声，将那个伤了它们同类的女郎围到中间。

红衫女郎逆着族人奔逃的方向冲出，似乎是想引开这些魔物。跑了几步，发现鸟灵的大部队没有追来，女郎一挥手，三箭连珠射向追来的魔物。然而这一次鸟灵们有了准备，三箭只是阻了阻它们的脚步，却没有一箭命中。

鸟灵被激怒了，利爪再度伸来，迅疾如雷电。红衣女子忽然收起了弓，从靴中抽出一把短剑来，手腕一转一刺，招数居然极为巧妙，短剑也是削铁如泥，转瞬便在身周划出一道光幕。那些鸟灵再度猝不及防，当先伸到的几只爪子便被削断，纷纷惊嘶着后退。引开了这群嗜血魔物，看到族人都奔逃得差不



多远了，女郎得了这会儿空当，大口喘息。束发红巾被抓破了，一头金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泻下。然而不等她喘过气来，那些鸟灵再度振翅呼啸而来！

“姐姐！姐姐！”那个逃生的少年眼见情况危急，大叫着扑过来。

“快给我滚开！带好神物，和大家快逃！”红衣女子一边极力用短剑阻挡着那些如林刺到的魔爪，一边厉声大骂，然而方一分心，肩头便被洞穿。“噗”的一声，一只鸟灵顺利地抓住了她，利爪刺穿她肩头将她身子提上了半空！

无数双利爪对着她戳了过去，瞬间便要那个极力扭动挣扎的女子撕成碎片。

“姐姐！”地上的少年不舍，哭叫着爬过来，然而魔物们蜂拥而上，将红衣女子在半空撕扯着，半空中滴下的血已经洒落在弟弟的脸上。

“姐姐！”少年不顾一切地奔入包围圈里，嘶声大哭，“姐姐！”

“叶赛尔！”那边已经逃离的人群中也陡然响起了一声大喊，有个人回头冲了过来，双手挥动着一把巨剑，杀入魔物的包围圈，几乎是不顾生死地想去夺回这个女子。

然而，哪里还来得及。

“嚓！”忽然间，荒漠里闪过一道雪亮的电光，撕裂黑暗——那道闪电居然是自下而上地贯穿了抓着红衣女子的那只魔物，只是一击便已毙命。庞然大物轰然坠落地面，翅膀扫得那个哭叫的少年跌倒在地。

“呼啦啦！”所有鸟灵都被惊起，四散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凝聚在一处。

那只死去的鸟灵颈部横插着一把银色的剑，奇怪的是剑身却发着微微的白光，无形无质，照亮了掠到战圈中的青年男子冷厉的侧脸。云焕也不顾受伤倒地的女子，只是反手从魔物颈中拔出光剑，冷冷扬头看着半空中云集的鸟灵：

“滚开！”

“你们和沧流帝国曾有协定，不得侵扰帝国治下百姓！”按着剑，时刻防备这群魔物的反扑，云焕实在也是不愿和对方硬拼，只好抬出了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厉斥，“难道你们以为这里天高皇帝远便可以为所欲为吗？问问我手中的光剑答不答应吧！”

“是军人！”“沧流帝国的军人！”“哎呀，被看到了呢……”

看着拔剑四顾的男子，魔物们相顾片刻，窃窃私语，忽然间仿佛达成了什